

简析安倍政府对华强硬立场

高 洪

最近一个时期,中日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持状态。就官方而言,日本方面继续坚持既不承认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的存在,也不留有谈判余地的错误立场,同时不断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释放希望与中国方面展开坦诚对话的诱人信号,试图收取软化中国政府立场,或者陷中国于不义,进而达到抹黑中国的实际效果。中国方面看穿了安倍政府玩弄的新把戏,外交部明确表态:如果日本想安排两国领导人会面,解决问题,就不要再耍嘴皮子了。

这种不良局面引起了各界有关人士的普遍担忧,包括日本有识之士在内的国际舆论纷纷批评安倍政府错误的历史观,以及面对争端问题时掩耳盗铃的消极做法。从历史纵向对日本的国家战略做大尺度观察,不难发现安倍首相今天采取的两面手法确为强硬的民族保守主义立场所必需,而强硬立场则是新世纪以来日本国家战略发展的必然结果。

早在新世纪到来之前,中曾根康弘就曾针对日本保守政治指出“时代和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已经来到这样的转折点,即面向21世纪,要大胆地触动过去意见纷纭或小心回避的问题,重新形成统一的想法,以促进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回顾新世纪以来十几年,尽管新老保守政党轮换交替,政坛上走马灯般地变换着政权,但在社会政治紊流之下始终暗藏着一股不变的潜流:日本的大国志向在逐渐从夙愿转向政治实践,通过宣扬错误史观鼓动公众,达到卸掉“历史包袱”,修改宪法并建立军队,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目的,使日本成为“有民族尊严”的“正常国家”。

当然,新世纪以来日本七、八位首相在上述总战略的指导下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打出不尽相同的政治招牌。今天,经历了2006-2007年执政失败的安倍,利用民主党严重失利和国际局势发生的种种变化,终于道出了父辈和祖辈内心深处的愿望,做出了前人未敢采取的行动——宣示日本绝不做亚洲的二流国家,公然在强军道路上做出种种表演,抛弃了他本人曾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时发出的“日中友好万岁”的呼吁,直截了当地喊出“天皇陛下万岁”这类二战结束前的政治口号。

虽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就曾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主张,在冷战后日本的政治演变中也不乏告别历史的尝试,但此前的种种努力仍处在“量的积累”阶段。如今,2013年被视为战后日本政治终结的跃迁年份,安倍则是翻过这战后历史书页的推手。

当然,要分析安倍政府对华强硬立场,就要追溯其国际背景和成因。战后,美国的战略调整、中国的快速发展、亚洲众多国家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选择,都成为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新动力和机遇。中日今天的对抗状态有着复杂的因素,究其根本,一方面是由于两国综合国力正处于逆转的敏感期,另一方面是由于双方在对世界大趋势判断上的相反结论——在中国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将越来越多地尊重和鼓励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中国的参与,因为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是难以独步天下的;在日本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传统优势不会轻易消失,而中国终将屈服于包括日

本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压力之下。

中国与日本在对世界大势意义的不同判断下展开的较量,一时难见分晓。谁的判断正确,只能留待历史去评判。但有一点需要明确: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已经形成,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比问题多得多。这一点早已在数千

年中国历史和数十年共和国历史中得到充分证明,至于少数日本右翼企盼的中国分裂、崩溃、内乱等只能是阴暗而无望的期待。但愿日本多数政治家,尤其是安倍首相本人对此能有清醒和实际的认识。

本文作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金灿荣

提起中日关系的国际背景,离不开美国的亚太战略,或者说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存在美国因素,而这个美国因素就是其战略——“回归亚洲”。

“回归亚洲”实际上是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的第二招。第一招是拉拢中国。2009年美国拉近与中国的关系,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应对危机的表现不错,中国经济上升得非常快。整个2009年很多美国人在谈G2,即两国集团论,特别是布热津斯基和佐利克,他们在很多文章中谈及G2。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希望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为美国所用。这是美国最想要的模式。因此,奥巴马第一任期的第一年就访问中国,谈中美“共治”结果被中国拒绝。

美国讲求实用主义,拉拢不成,就开始防范,于是就有了“回归亚洲”。现在最新的词是“再平衡”,这是目前美国官方的标准用词。“再平衡”实际上是把责任推给中国。

总体来讲,美国战略家非常看重中国。美国很现实主义,很看重国力、能力,而不是看意图。中国现在没有向美国挑战的意图,但是能力发展起来,意图很快会变,当然能力是需要长时间培养的。美国非常看重这个事实,如2010年中国工业生产总产值超过美国。如今较多谈到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但实际上更具影响的是中国的工业生产总产值超过美国,因为工业是现代力量的基础。美国过去的三个对手是德国、苏联和日本,在他们最辉煌的时候,工业生产总产值只是接

近美国的70-80%,而且一旦工业生产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70%,美国社会就会自动反应。

美国认为,工业是现代国家的实力所在,有工业就有现代军事,有军事就有金融霸权,总之美国把中国看得非常重要,于是美国“回归亚洲”,将其全球战略重心移到亚洲来。美国的战略,在其它地方是收缩的,在亚太是推进的,这是一个总特点。但是美国现在面临一个矛盾,即其全球战略重心移到这里来,受到国际和国内很大的牵制力,战略上想全力以赴对付中国,但是实际上做不到,受到很多制约。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问题很多,包括美国经济乏力、社会分化、两党政治进入死胡同、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等。所以,虽然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来应对中国,但是力量跟不上。这个时候,美国就要借助盟友,其在亚洲的第一盟友毫无疑问是日本,战略补给必须依赖日本。我认为这就是日本现在底气十足的国际背景。

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定义为完全的敌人,而是竞争对手,其大目标是想把中国规范到美国的国际体系里。美国对日本不是完全放心的,2009年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如果实现,就扰乱了美国的整个亚洲布局,所以美国“回归亚洲”的另一面是针对日本。根据杰夫·倍德的回忆录记载,美国很担忧日本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此外,在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中,日本未来的地位可能是下降的。很明显,韩国的实力在增强,目前